

论外国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尺度”

张生珍

【摘要】“尺度”与种族、性别等维度一样,影响着人们对身份认同与社会文化规范的认识,并对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形塑。“尺度”不仅影响了人们的自我认知与评判标准,也作用于价值体系与社会规范的建构,但这一差异性标志却屡遭忽视。本研究从身体大小这一尺度的文化表征切入,辨析大尺寸身体和小尺寸身体在儿童文学中的具体呈现。通过聚焦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庞然大物和矮小形象,如矮人形象、巨人、机器人、相较于成人矮小的儿童、小动物等,探察隐藏在“尺度”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如自我与他者、权力关系等,展现看似弱小的儿童群体所承载的颠覆力量,进而深度发掘由尺度所引发的价值评判等问题。

【关键词】文化尺度;身体尺寸;权力关系;标准规范;儿童文学

【作者简介】张生珍,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京),2024.2.115~1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19ZDA297)。

儿童文学中经常出现有关物体或人物形象“尺寸”(size)的描写,在儿童文学发展中尺寸不仅代表着度量或比例大小的物理学或生物学概念,还被赋予了文化隐喻内涵,成为价值判断标准,并由外显的“尺寸”逐步演化为内在的“尺度”概念。一个物体或人的大小可以通过“目测”或凭借工具对其不同方面(例如高度、宽度和体积)进行测量并获取相关数据,但如何组织数据则关系到审视的视角问题,如何制定尺度的标准更涉及具身化与社会文化的问题(Vallone 259)。尺度也是一种认识论,其不仅是基于个体的感知从而确立“对称与平衡以及怪异与失衡的标准”(Stewart 74),也可以引发特定的情感体验,“无论是‘大’还是‘小’,都可能引发崇高的情感”(Burke 72)。

对身体的文化审视之中,有关“尺寸”与“尺度”问题的考量由来已久。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打开了正视身体问题的大门,提出身体主体、身体是主体间性(共主观性)等命题,认为“身体是意识的具象化体现,是意图以及各种实践的起源地”(Farquhar and

Lock 4-5)。从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arcel Mauss)开始,很多学者便意识到身体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由权力、社会、文化传统建构而成。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1977)阐述了权力对身体的控制、规训和塑造,以及“正常”身体背后的权力运作。哈拉维(Donna Haraway)则借助新近科学小说中经常出现的“电子人”,即人与机器、肉体与信息的混合形象(1),颠覆了传统自然—文化等二元对立关系。冯珠娣(Judith Farquhar)和洛克(Margaret Lock)主编的《超越规矩的身体:再读“体现”人类学》则聚焦“技术性身体”对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诸多普遍性假设的挑战,展现了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对身体文化内涵与外延的不断丰富。身体既是人类与现实世界互动的直接工具,“也构建了人类的社会文化认知,同时又是社会文化投影于人类本身的重要载体”(加运豪,《体系化》),又通常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社会标准而被规训或形塑。考量身体的尺寸或尺度,也就成为审视其丰富社会文化内涵的重要探索路径。

儿童文学中,围绕“尺寸”上的差异和转换进行的创作频繁出现:《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的主人公游历于大人国和小人国;《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有能够使人变大和变小的药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中身材矮小的妖精和体型庞大的巨人等角色丰富了魔法世界的奇幻设定。儿童文学中出现的体型大小或被认为美丽珍贵而获得欣赏,或被认为丑陋、不堪入目而遭排斥。人们对非常规或反常体型的否定、厌恶甚至恐惧,抑或对大小差异的痴迷,均是由差异感造成的忧虑不安的文化表征。相对于“正常尺寸”的人而言,“侏儒”或“巨人”既属于生活中具有真实存在的形象,又成为带有相应属性、特征和隐喻意义的文化符号。他们一方面真实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成员;另一方面,这些特殊群体又往往会被视为“他者”“异端”,或是独特的、遥远的、奇妙的一类人。对待这些非常规身体的态度,不仅提供了发现和探究“他者”的视角,更有效地揭示了人们对“自身”的认知和解释。“小尺寸身体被认为代表着恰当的比例、自律和平衡的状态;而大尺寸身体则预示着物质世界的失序和失衡”(Stewart 74)。在理解社会态度如何塑造文化规范和等级时,尺度/尺寸与种族、性别和阶级一样,值得深入研究。本研究拟从身体尺寸角度入手,审视尺寸/尺度这一概念的演变及其所承载的文化丈量和价值标准的生成等问题。

一、大尺寸身体形象

儿童眼中的成人身体往往犹如巨人般耸立,具有不可撼动的体型优势,充满着儿童难以企及的力量。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巨人形象兼顾原始野蛮巨人与现代科技怪人的特性,用巨大的体型吸引读者的注意,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与道德指向。《格列佛游记》中,作者斯威夫特借助大人国与小人国的强烈反差,表达了对现代技术形塑人类生活的担忧。在“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Brobdingnag)中,无论是手握大权的统治者,还是辛勤劳作的平头百姓,都性格温和、宽厚仁慈,体现出作者

淳朴而诚挚的古典主义理想。巨人国国王拒绝开发先进的武器和技术,坚持用仁德治理国家,成了格列佛心中理想的君主形象。此时,高大的形象不仅是身躯的庞大和力量的强大,更彰显出其道德品质的崇高与伟大。相反,小人国的臣民虽掌握着先进的现代技术,但傲慢自大、精明自私、残酷冷漠,肆意挑起战争,毫无怜悯之心,为人更是虚伪狡诈至极,一副“小人”嘴脸,与其外形的渺小相得益彰。在斯威夫特看来,科技进步确实会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发展,但同时也会带来道德的滑坡,特别是人性的疏离、自私和冷漠。在塑造拥有巨大力量的“科技怪人”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审慎处理其背后的伦理价值问题。于是在儿童文学中,借助巨人形象进行社会伦理反思,也成为作家不倦探讨的重要话题。

作为“科技怪人”的鼻祖,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在《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中塑造的八英尺巨人这一形象,在初入人类社会时因夸张的体型而被视为怪物和异类。当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创造的这个巨人意识到自己的“言语”和外表使其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时,他哀叹自己作为社会遗弃者的命运:“当我环顾四周,所见所闻者没有像我一样的。难道我是一个让人避之不及、唯恐产生任何联系的怪物、大地上的一个污点吗?”(103)无论是作为字面意义上的怪物,还是隐喻意义上的怪物,巨人要么适应新文化,要么被边缘化,以平衡其存在所释放出的不稳定的力量,否则只能走向毁灭。此时,巨人形象正是人类不可控的技术力量的具象化表达,指涉科学技术发展背后的伦理危机。思想史上,身体亦是批判技术负面影响的参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卢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技术导致了人类的堕落”(Rhys 152)。力量无限但缺乏理性控制的怪物,是人类自身凭借科技力量带来的负面产物,而如何有效遏制这一“怪物”所造成的破坏,真正造福于社会,是亟待预见性思考的问题。

休斯(Ted Hughes)的《铁巨人》(*The Iron Man*)和《女铁人》(*The Iron Woman*)中塑造的巨人形象延续了

人类对迥异于自我的机械力量的恐惧和排斥。铁巨人的头大如垃圾箱,胸大如运牛卡车,手臂如吊车,喜欢吞食农业机械,如拖拉机、犁等机械设备,令民众恐慌。人们试图通过武力将其彻底摧毁。在小男孩霍加斯的劝说下,铁巨人选择以废铁为生,与人类和解,并帮助人类击败来自外太空的巨龙,使地球重新恢复平静。铁巨人凭借自身的力量优势拯救人类世界,证实了作为其他物种的代表和现代科技产物的巨人不仅能够获得行动、思考和言说的能力,更具有成为人类的朋友而不是敌人的可能性。女铁人以人类生态破坏的警示者身份出现,提醒人们如果肆意破坏环境,终将给自身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后果。休斯借助两个巨人形象明确指出,恶并非由巨人的力量产生,而是源自人类社会的贪婪与残暴。铁巨人和女铁人的身上寄托了休斯对人们返璞归真、维护生态平衡、相互亲近友善的美好希冀。

儿童文学中的巨人也会以温和形象出现,他们虽然身材庞大,但淳朴善良,这种巨人形象往往更像是儿童的综合体。一些巨人行动迟缓、语言表达直接简明、线性关联的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儿童的心灵状态契合。王尔德的《巨人的花园》中,守护秘密花园的巨人看似冷酷残暴,令人生畏,实际上内心十分孤独,渴望得到温暖和陪伴。当他和纯真勇敢的孩子成为朋友时,终于敞开心扉,让美丽的花园再次春意盎然,恢复了生机。达尔(Roald Dahl)的《好心眼儿巨人》(*The BFG*)中的好心眼儿巨人将美梦带给孩子们,并在巨人国中为保护小女孩索菲,与其他邪恶巨人斗智斗勇。

体型巨大通常寓意着力量和智慧,如经常出现在儿童文学中的巨龙。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地海传奇》(*The Earthsea Cycle*)中有关龙群的描写都突出了它们极大的体格和无穷的力量。最具代表性的蟠多老龙(Old Dragon of Pendor)力量强大,“待他完全抬起披鳞带甲的龙头,仰着穗冠,伸出长舌时,体型比残破的高塔还高。带爪的前蹄歇在废墟瓦砾上,灰黑色的鳞甲映着日光,看起来像一块破裂的石

头。他的身形精瘦如猎犬,硕大如山丘”(《地海巫师》116)。另一种巨龙欧姆安霸(Orm Embar)的巨爪可像提鼠那般抓起一头公牛。它的祖先欧姆巨龙曾与厄瑞亚拜(人类英雄)同归于尽。欧姆安霸帮助过主人公格德,帮他复原厄瑞亚拜之环。《地海彼岸》中欧姆安霸再次作为格德的向导,带他找寻破坏自然平衡的邪恶巫师。被尊为龙主的凯拉辛(Kalestin)龙和欧姆安霸龙一样,是西方世界的巨龙。“翅膀与第一座坚铁般的大脊刺前面,也就是颈背窝的地方,可容一两人跨骑”(274)。除了蟠多老龙因人类的贪婪和攫取影响到自己的生存后曾对人类世界屡屡进犯,另两类龙群则成为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力量。《地海彼岸》《地海孤雏》(*Tehanu: The Last Book of Earthsea*)中,力量强大的凯拉辛龙和欧姆安霸龙都曾救主人公格德于危难之中。《地海巫师》中讲到龙群本来与人类同根同源,但是人类对财富和权力的角逐,最终让人类与龙群分而治之,互不干涉。“龙被人类当作异类:一种逃离并破坏人为压迫秩序的野性灵魂”(Earthsea Revisioned 25)。然而,故事中龙群代表着与自然世界和解、促进世界秩序和谐的力量,尤其是在人类遇到重大灾难时,富有力量和智慧的龙群能及时施以援手,帮助人类走出绝境。

二、小尺寸身体形象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通过断绝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把他人命名为‘非我’,我们才得以建构起自我主体身份”(2)。儿童文学中,小尺寸身体在被他者化和边缘化的同时,也通常被赋予复杂的指涉。体型小的角色可能代表着弱小力量,如经典民间童话中的拇指汤姆;也可能表征友善和坚韧的品质,如托尔金(J. R. R. Tolkien)笔下的霍比特人;又或许是身形较小、力量常被人忽视的小动物,如《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的老鼠、《夏洛特的网》(*Charlotte's Web*)中的蜘蛛等。借助想象性表达,这些看似矮小的形象被赋予了巨大的力量,同样承载着复杂的文化隐喻和明确的价值指向。小尺寸身体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这些与自身有所区别的“他者”以及他们现实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儿童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小尺寸形象便是侏儒或矮人。一些文本中出现的侏儒形象作为小人物的缩影,不仅展现出社会等级、权力划分,更包含着作为个体的现实境遇和心理焦虑。这一复杂的文化内涵,也正是现实生活中对以侏儒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和心理境遇的真实复刻。侏儒的形象不仅是一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特殊人群,同时也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类型,甚至在一些作品中以种族、群落的形态频繁出现。在历史上,侏儒往往被视为宠物和傻瓜,他们缺乏力量,甚至被视为一种特别珍贵的、稀罕的玩物。《格列佛游记》的巨人国中就出现了作为贵族“玩物”的侏儒,格列佛因身材矮小而受到巨人国王后的偏爱。人们以猎奇、戏谑和玩弄的态度对待这一具有先天缺陷的群体,有着强烈的偏见和歧视。《霍比特人》(The Hobbit)中的矮人虽与人类外貌相似,却并非人类,而是独立且拥有光荣历史的民族。他们虽然身体矮小,但动作灵活,性格坚韧,勇敢善战,且掌握着先进的冶炼技术。但是由于矮小的身材,他们仍被自诩“高贵”的精灵和人类视为羸弱、残缺、蛮夷的种族,是不值得信任的侏儒,从而饱受歧视,折射出现实社会中对“小身体”的偏见与歧视。

儿童文学中,“小人”也以阴险、邪恶的形象呈现,成为作者针砭时弊的重要方式。《格列佛游记》中小人国利立浦特实行类似于18世纪英国的君主制和两党制。小人国两党之间会因各种毫无疑义的事情激烈争执,甚至爆发战争。小人国的统治者善于伪装成“仁慈”的模样巧取豪夺,是傲慢、虚伪、自私、贪婪的化身。小人国宣称崇尚并保护科学,强调真诚、正义、节制、美德,这实际上是其伪善的遮羞布。从立法到执法,小人国制定了极为严整的程序法,无疑是“现代化”的典范,事实上“程序正义”远高于“事实正义”的法律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特定群体侵占他人权利的保护伞。法律成为特殊群体统治、牟利的新工具。

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多见聪明勇敢的小个

子,诸如佩罗(Charles Perrault)笔下的“拇指仙童”(le petit poucet)、日本童话故事中的小个子英雄“一英寸男孩”(Issun Boshi)等。最具影响力的是流传于16世纪的英国民间传说“拇指汤姆”。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在1621年出版的《小汤姆·拇指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Thumb)中,记录了第一个印刷的关于拇指汤姆的故事,后经格林兄弟的整理,形成童话《大拇指汤姆》,收录于《格林童话》中。1853年,安徒生基于拇指儿童的形象,创作了“拇指姑娘”(Thumbelina)。《大拇指汤姆》讲述了个子极小的儿童汤姆力量弱小,极易被忽视,被陌生人买走,历经冒险又凭借聪明才智回到家中的故事。拇指汤姆的文化寓意来自对“小”的含义的想象,“小”代表事物的开端,更隐含着“微小的事物也能证明造物主的伟大”(Val-lone 31)的信念。

除了明显小于一般人类的“小人”,非人类、体格较小的物种,如老鼠经常出现在儿童文学中,展现出“小身材”中蕴含的“大力量”。这类小动物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被赋予力量和智慧。《绿野仙踪》中,拥有极大体格的狮子却胆小如鼠,而小小的田鼠却非常勇敢又有智慧,帮助同伴们渡过难关。怀特(E. B. White)笔下的“精灵鼠小弟斯图尔特”(Stuart Little)因其卓越的智识能力与身体机能使周遭之人惊叹不已。他担任代课教师,管理一整个教室的孩子时,一名学生贬损他“体型太小而不配做世界领袖”,斯图尔特驳斥道:“体型与此毫无关系,性情与能力才是关键”(92)。斯图尔特在湖上驾船赢得比赛,独自开车往南一路行驶等,证明了微小的体型不会阻碍斯图尔特成为一名出色的领袖、运动健将、哲学家或旅行家。古巴尔(Marah Gubar)认为,斯图尔特是一个处在儿童与成人阶段之间的“新物种”,即“青少年”(99),他们以自己相对较小的身材,不断审视和挑战由成人制定的规则 and 标准。怀特所强调的不是斯图尔特的“小”,而是提醒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既定的规则、大小、价值等,进而思考自身所处社会规则和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夏洛特的网》中,当小蜘蛛夏洛特得知小猪威尔伯要在圣诞节被主人宰杀时,

通过编织特别词汇(some pig, terrific, humble等)的方式,用智慧“战胜”了体格远大于自身的人类,从而确保小猪安度余生,并解构了人类对其他物种的控制权力。正如诺德曼(Perry Nodelman)所言:“小人物却常常能战胜巨大/强大对手的故事意味着小人物的无限潜能,小人物能够战胜极其危险的庞然大物,看似柔弱之方却能完胜强有力的对手”(199)。《尼姆的老鼠》(*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NIMH*)中,老鼠们通过舒尔茨博士(Dr. Schultz)与他的实验助理强制进行的实验改变了命运,获得了更强健的体魄和更长的寿命,在智力上也突飞猛进,甚至超过了人类。它们在邦尼菲斯庄园(Boniface Estate)中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与学习,掌握了历史、哲学、物理、化学、电机等知识。它们对学习的渴望甚至超过了对吃的欲望,整个冬天它们都在“读书和努力写作”(O'Brien 146)。这群老鼠被赋予了极高的主体性,颠覆了人与非人的关系,更成了老鼠共和国的建设者,从而消解了人们对老鼠的他者性和工具性认知。

由此可见,儿童文学中常见的“小”族群,如拇指人、利立浦特人、霍比特人、老鼠、蜘蛛等都具有特殊的社会隐喻和文化指涉。这些“小尺寸”形象具有复杂的双面性:一方面,他们真实地反映出人们对于以侏儒为代表的“迷你尺寸”群体普遍的、带有歧视色彩的观点与看法,另一方面又在试图挑战这种偏见,借助“小人物”的英雄形象,以儿童充满冒险精神、意图挑战成人话语权威的方式,改变人们的固有认识。

三、文化丈量:尺度背后的权力关系

尺度/尺寸是表现人类差异的重要方式,它同种族、性别和阶级一样,影响着人类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规范。在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背景下,尺度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复杂互动再现了复杂多变的文化话语空间和由差异焦虑造成的文化病症。对尺度研究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重申事物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要审视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及其背后的社会问题与文化属性,从而挖掘人们对自身身份的确认,进而考察“规范或标准”背后的社会价值问题。而在儿童文

学作品中,尺度的差异尤为丰富和明显,更隐含着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沟通与对话、抗争与颠覆,能够有效揭示文本背后潜在的隐含文本与复杂的文化内涵。儿童文学中的尺寸大小,不仅直观呈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照,也生动展示了围绕尺寸问题的权力关系产生文化隐喻。

对尺度的深入发掘引发人们重新审视何为规范或标准。在现有的认知模式中,所谓“正常”的普通人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衡量所看到形象的标准,赋予身体某些特定意义。自文艺复兴以来,成人男性身体通常被当作“万物的尺度”,作为审视评判世界万物的标准。17世纪笛卡尔学派的代表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认为人们应该反思把人类身体当作“绝对标准/尺度”的理念,应超越把与人类身体相对照的物体当作绝对或脱离关系属性的物体来加以评判的思维方式(31),将人们惯常的视觉尺度视为代表身体相对主义(body-relative)的尺度,然而人们对尺度/尺寸的认识通常不可避免地要拿个体的身体尺度进行比较(Chamberlain 223),人们的视觉经验“至多呈现了以人类身体为参照系的比例/尺度”(Atherton 131)。当面对与“普通人”外在形态存在明显差异的群体时,如侏儒、小矮人、儿童、巨人、怪物、机械人、残障人等“特殊群体”,如何看待和理解两者间的差异性就需要借助对尺度问题的深入阐发,揭示受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错误“标准”和“规范”,进而对其予以有效纠正与重塑。

对尺度的考察,有助于思考童年文化的建构性。“儿童长期处于‘小’的状态下,他们生活中的许多细节是由与周围成年人的关系决定的”(Vallone 3)。人们对大小的感知与对童年概念的构建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儿童文学中的大小差异影响了文化规范,同样也反映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视角转换与文化变迁。于是,儿童文学中频繁出现的“小人”形象,往往可以拥有常人难以替代的独特之处,并站在自我与他者、年幼与年长的交叉之处,以一个孩子的身份表达其背后复杂的象征意味。不仅如此,由于这种独特也意味着弱小的、缺乏力量的,因此需要被给

予更多的保护和拯救。但在一些儿童文学中,儿童不再被简单地归为“小人”或“弱者”,而是被视为一种身材虽然矮小却蕴藏无限潜能和巨大力量的独立个体,于是在大与小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建构起了新的联系。可见,尺寸/尺度的视角能够直观揭示作为“小人”的儿童与作为“大人”的成人之间的关系与对抗,也成为审视儿童文学及儿童文化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视角。

通常情况下,规范性和差异性由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文化所构建。而尺度在象征或转喻层面作为人类的象征、缩影、表征,表现了人们对人类起源和对社会等级、权力存在的焦虑。借助尺度问题亦可以考察浸润在文学作品中的权力关系,如通过儿童文学中的侏儒或矮人形象,人们可以发现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小身体上被放大的。文化建构的“矮人的概念”如何将各种非洲人塑造成“需要教化和接受基督洗礼的孩子般的猎手”和异国情调的“被俘虏的野蛮人”(Vallone 137)。历险故事《丛林男孩邦巴与食人族/战胜本土危机》(*Bomba the Jungle Boy and the Cannibals; or, Winning against Native Dangers*),以富有“异国情调”之地为背景,白人男孩拯救了个子极小的非洲俾格米人,通过“矮化”其他种族的方式,展现出白人至上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同样,在达尔的《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中,身材矮小、黑皮肤的奥柏伦柏人(Oompa Loompas)是被工厂主旺卡(Willy Wonka)“直接从非洲进口的……俾格米人!”尽管后续版本删去了他们的俾格米人身份,并让奥柏伦柏人拥有了“玫瑰白”色的皮肤,不再来自非洲而是来自“伦柏岛”(Loompa-land),但他们作为小矮人角色,仍旧被“矮化”,带有鲜明的种族歧视色彩。奥柏伦柏人生活在遍布野兽的原始森林,因担心被其他野兽捕猎只能住在树上,依靠食用毛毛虫为生,最渴望获得可可豆(cacao)。于是,旺卡用可可豆作为交换,将他们带到英国的巧克力厂工作。小说中充斥着对这一族群进行劳动与自由的剥削和对原始部落文化的贬低。对奥柏伦柏人的运输和殖民,更重复了黑奴运输和

买卖的历史。根据工厂主旺卡自己的讲述,“我把奥柏伦柏部落的男女老少都运过来了。运输很容易,我把集装箱打了洞,把他们都装进去。他们都安然无恙。他们干活很卖力。现在也都能讲英语了。……但是他们执意穿着生活在原始部落时的衣服……”(71),作为其他民族象征的奥柏伦柏人被刻画为原始、野蛮、低等和不文明的种族,似乎愿意臣服于以旺卡为代表的文明人的统治。借助奥柏伦柏小体型来突出白人的种族优势,他们对被殖民者的家长式统治被看作正当合理。阿连德(Isabel Allende)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矮人森林》(*Forest of the Pygmies*)赋予“白人”主人公特权,他们经常向矮小的非洲人阐释何为非洲,替后者决定什么最符合非洲人的利益。

当代著名奇幻儿童史诗《哈利·波特》系列中,因外在体型的差异而造成的偏见和歧视更比比皆是,展现出作者对种族歧视的反思与批评。《哈利·波特》系列中体型各异的魔法物种,无论是家养小精灵、妖精等小型物种,还是巨人、八眼蜘蛛等巨型物种,均因身形的“非常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即便是作为巫师的海格,也因其巨大的体格和特殊的出身而饱受非议。当海格陪哈利采购魔法物品时,其庞大而略显笨拙的行动,受到马尔福的嘲笑。当他被“模范学生”里德尔构陷时,大多数巫师都说海格是危险的源头。当他“混血巨人”的身份被曝光之后,更是遭到了无尽的非议、排挤和打压。为了曝光量,记者斯基特刻意将海格描绘成“一个体格庞大、相貌凶狠的男人”(罗琳647),刻薄地描述“海格不像他自己一贯伪装的那样是一位纯血统的巫师。实际上他甚至不是一个纯血统的人。我们可以独家透露,他的母亲正是巨人弗里德瓦法,目前下落不明。巨人生性残暴、嗜血,上个世纪因自相残杀而濒临灭绝”(649)。魔法世界中的巨人通常被视为愚蠢、残暴、毫无智性的物种,唯有邓布利多愿意相信当整个国家陷入危机之时,他们同样是值得团结的对象。因此他派海格去寻找巨人首领,向他们表达善意。虽然海格之行并没有获得成功,但这一尝试无疑在

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对其他物种的固有偏见,努力展现出了不同体型的族群之间平等交流的可能性。长期以来,魔法世界充斥着对其他物种的偏见与排斥,最能证明这一态度的便是家养小精灵的生存状态。在巫师眼中,他们天生低人一等,只能依附和仰仗于巫师而存在。当他们在凶案现场被发现时,会被直接认定为始作俑者,毫无辩解的机会。他们不被允许使用魔杖,更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具有巫师无法企及的魔法力量。

显然,尺度这一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意义,无论人们承认与否,从社会到个人,始终都在通过它来对他人做评判。通过厘清尺度的演变史可以发现,人类通常以自己的身体为标准想象其他身体/物种。在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人类对源自科技未知力量的恐慌与排斥折射进文学作品之中,人们对体格极大的机器人的态度呈现了人类执意攫取主体权力的无限欲望。在休斯的《铁巨人》中,铁巨人展现了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对人类力量的碾压式击败,因此引起了人类的巨大恐慌。而在《科学怪人》中,作者塑造的机器人虽是类似于人的形象,却受到人类社会强烈的反感与排斥,因此走向了邪恶的复仇之路,制造令人惊悚的谋杀案件。显然,科技发展使人类社会和人类本身都感到应接不暇,“科技怪人”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正在发展和渗透进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而在这无法规避的技术极速发展的背景下,对“科技怪人”的恐慌,真切再现了人们对科技力量,特别是人造之物所展现出的独立智能的恐惧。透过这些文学作品,我们应当认识到,人们需要做的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认识差异,特别是认识到这种基于“尺度”而产生的评判标准对人们的生活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这种差异的缘起和表现。尺度与种族、性别一样是呈现差异的标志,但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作为人类身份的重要维度之一的尺度经常被忽视,却无时无刻不在塑造文化规范和社会标准。人们应认识并接受尺度及其所承载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重新审视标准或规范的建构性和历史性。

四、解构与颠覆:儿童的力量

在对儿童和童年等问题的探讨过程中,儿童文学基于儿童与其他不同尺寸的物种之间的对照,如巨大形象与儿童之间的权力关系、矮小形象与儿童相似的社会身份,进而抵制主流价值观念中的“尺度”叙事,鼓励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结合对儿童的成长期待,重新审视儿童所蕴含的独特力量。

在许多儿童文学作品中,作者借助身形和心理的成长,表达儿童也可以拥有巨大能量、可以对社会固有的规则或秩序进行解构和颠覆的思想。例如在《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爱丽丝能变大或变小的事实,不仅隐喻着“现行规则”的随意性,更能呈现爱丽丝对个体自我力量的认识 and 把控。借助爱丽丝的变化,人们可以审视权力、规则和法律中的混乱、荒诞与无序。在庭审现场,爱丽丝不仅明确指出国王与王后随意制定法规、更改审判结果,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要求遵循适当的法律程序。当王后秉持她惯常的做法,想要砍掉爱丽丝的头时,爱丽丝仍然坚持法律原则。法庭本应是维护正义的场所,但在由国王和王后主导的审判现场,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与平等原则被肆意破坏,只能依靠作为旁观者的爱丽丝勇敢否定“权威”,质疑甚至解构权力关系,从而彻底击垮了这一扭曲的司法体系。爱丽丝与国王间的争辩,看似是以儿童视角展开的法理之探,却是在批判专政的同时,将儿童对正义的渴求化为颠覆权力的力量,一种推动社会法制进步的力量。

相较成年人而言,儿童通常体型更小,自主性更弱,掌握的社会与政治权利也相对更少,但在一些儿童文学中,儿童作为故事的主角,往往被赋予了更多的颠覆性力量,对以成人中心的现实世界进行质疑和挑战。马克·吐温的两部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中,看似弱小的儿童汤姆和哈克经历了各种思想斗争和生活磨砺,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充分认识到奴

隶制的残暴,使黑人汤姆重获自由,对所处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和歧视进行反抗和颠覆。同样,在《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 Bird*)中,作者从儿童的视角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中法律的失效和正义的缺失,特别是根植于人们潜意识中的种族歧视问题,并借助儿童的声音予以深刻揭露。此时,看似弱小的儿童对现有法律的公正性与平等性进行质疑,进而获得挑战当下种族歧视的重要解构力量,从儿童视角出发质疑由成人话语构建的权力结构模式。

儿童也常常能借助自身力量将权力推向另一个方向。《哈利·波特》中伏地魔巨大的体型也是其魔法力量的象征,代表着无所不能的力量,伏地魔也擅长利用黑魔法和金钱收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利用各种暴力控制其随从,展示了极大的破坏性。但是以哈利·波特为首的孩子甚至比大多数成年人的道德感和洞察力更为成熟,最终,在哈利的带领下,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实现了魔法世界的和平。年龄小、身形“小”的哈利却战胜了伏地魔,实现了对强大邪恶力量的颠覆,恢复甚至促进了世界秩序的良好性发展。《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中,以主角基特尼斯(Kitniss)为代表的青少年儿童同样发挥了精神领袖的作用,“扮演了积极的能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旁观者”(Day 4),成为代表社会变革的颠覆力量,唤起人们对构建和谐新秩序的渴望与追求,促进了人们的全面起义和对暴政的清算。而普尔曼(Philip Pullman)的《黑暗物质》(*His Dark Materials*)三部曲中的青少年主角莱拉和威尔则成功阻止了多股试图建立强权政治的成人力量,终止了构成宇宙万物的尘埃的泄漏,并彻底修复平行时空的裂口,结束了人们追求无限权力的可能性,让世界回归和谐和安宁。这些作品中的儿童,不再是羸弱娇小、需要受到保护的弱势群体,而是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动意识和主体力量,勇敢地质疑并反抗成人社会中的不公现象,甚至成为颠覆世界固有秩序的重要力量。

面对机器人世界,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力量差距可以忽略不计,以往居于权力从属地位的儿童更能凭借自身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知路径,发挥成人难

以企及的独特力量,与机器人平等对话,甚至能够有效控制机器人。于是,成人与儿童之间固有的权力关系,在更为“庞大”的力量面前被颠覆和解构。在阿普尔顿二世(Victor Appleton II)的《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巨型机器人》(*Tom Swift and His Giant Robot*)和布林克(Carol Ryrie Brink)的《安迪@巴克拉姆的铁皮人》(*Andy Buckram's Tin Men*)中,天才少年们控制着体形硕大的机器人,呈现了发展进步和科学乌托邦主义的有机结合。这种儿童与成人权力关系的颠覆,在21世纪的儿童文学中更加突出,反映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体格巨大、威力无边的机器人或赛博格无处不在,并真切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以儿童和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文学作品不仅涵盖了对于科技问题的反思,更开始在构建人类认识科技关系的方式时,努力展现科技的积极影响。

尺度构成了人类身份和文化建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维度,而在某种意义上,对尺度的认知和评判也影响了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尺度不仅可以用在文学或美学等领域,还通常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或政治目的。正是因为尺度能发挥多维度的重要作用,尺度也常常被置于性别、政治、种族、艺术和科学等的焦点。对不同领域,尤其是儿童文学中尺度的考察,有助于人们审视尺度所承载的价值规范、文化丈量和思维范式、权力关系的建构与颠覆,进而重新思考标准和规范的概念,促进人们理念的变革。但身体的大小长短却不仅限于儿童文学,比如拉伯雷的巨人,身体可变的孙悟空,乃至神话中的神人,人类借助身体想象并通过身体书写超越现实和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从而审视身体的建构性及其承载的复杂多元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等问题。

参考文献:

[1]Atherton, Margaret. *Berkeley's Revolution in Vision*. New York: Cornell UP, 1990.

[2]Burke, Edmund.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Ed. James. T. Boulton.

New York: Columbia UP, 1958.

[3]Chamberlain, Colin. "Let Us Imagine That God Has Made a Miniature Earth and Sky: Malebranche on the Body-Relativity of Visual Siz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6.2(2020): 206-24.

[4]Dahl, Roald.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New York: Puffin, 2007.

[5]Day, Sara K., et al., eds. *Female Rebellion in Young Adult Dystopian Fiction*.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14.

[6]Farquhar, Judith, and Margaret Lock, eds. *Beyond the Body Proper: Reading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Material Life*. Durham: Duke UP, 2007.

[7]Gubar, Marah. "Species Trouble: The Abjection of Adolescence in E. B. White's *Stuart Little*."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27.1(2003): 98-119.

[8]Haraway, Donna J.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9]Kristeva, Juli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P, 1982.

[10]Le Guin, Ursula K. *Earthsea Revisited*. Cambridge: Bay, 1993.

[11]Malebranche, Nicolas. *The Search after Truth*. Trans. Thomas M. Lennon and Paul J. Olscamp.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12]Nodelman, Perry. *The Pleasure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ew York: Longman, 1991.

[13]O'Brien, Robert C. *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HIMH*. New York: Atheneum, 1986.

[14]Rhys, Ernest, ed.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London: Dent, 1906.

[15]Shelley, Mary W.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London: Colburn, 1831.

[16]Stewart, Susan.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Durham: Duke UP, 1993.

[17]Vallone, Lynne. *Big and Small: A Cultural History of Extraordinary Bodies*. New Haven: Yale UP, 2017.

[18]White, E. B. *Stuart Little*. New York: Harper, 1973.

[19]加运豪:《体系化:身体研究的新要求》,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30日。[Jia, Yunhao. "Being Systemic: New Requests for Body Studies."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Today* 30 Dec. 2020.]

[20]勒古恩:《地海彼岸》,蔡美玲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Le Guin, Ursula K. *The Farthest Shore*. Trans. Cai Meiling.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2013.]

[21]勒古恩:《地海巫师》,蔡美玲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Le Guin, Ursula K. *A Wizard of Earthsea*. Trans. Cai Meiling.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2013.]

[22]罗琳:《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马爱农、马爱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Rowling, J. K.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Trans. Ma Ainong and Ma Aixi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2019.]

On "Size" in Foreign Classic Children's Literature

Zhang Shengzhen

Abstract: Size, similar to race, gender, and other dimensions, aff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ir identity, shapes their comprehens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norms,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haping their values and thought processes. However, despite its importance, the discussion surrounding size has been neglected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study addresses this gap by examining the specific representation of large-and small-sized bodi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By focusing on images such as giants, dwarfs, robots, children, and small-sized animals, it aims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ideological op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size portrayal, including the dynamic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urthermore, the study explores how these representations empower children, who are often perceived as weak by adults, and analyzes the value judgments conveyed through various concepts of size.

Key words: cultural concept of size; size of the body; power counterbalance; standards and norms; children's literature